

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鉤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纓六

荐才殿鄆運迤邐上移余反暖沂賈踢徒浪
毳充芮醯吳奚劈匹力饋匱音薰
祿上率兩反愁芳蕪插測合蓋歲西跟根
診之忍撲渠月樞丘侯詰契吉剗留音
韶反下闔苦本反演若也屬殊玉觸體獨
憩丘倒筋暗郢以井敲丘交拯死忍敵魚
反

續鑿外坂補管奮寐燎勑熙非古患涔鋤簪
闡闡上音還下憇昌容湊汗候督正滅鬻
做鑽都亂舀音越淦古暗恙憂也謹暗梭
反蘇未滂施普部反解易湖買反下

廿四末

纓六

第六世四十三人

杭州天童山義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湖州新羅國金藏和尚	湖州新羅國金藏和尚
西湖和尚	西湖和尚
上人無錄	上人無錄
錄語句不錄	錄語句不錄
青陽通玄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白水和尚	白水和尚
已	已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台州瑞嵩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第五世二十六人見錄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人見錄

洞山第二世鍾禪師 湖南龍眠山禪師
洪州雲居山髓禪師 撫州曹山寂禪師

京兆華嚴寺解禪師

乙

京兆覲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接道禪師

洞山第三世慶禪師

湖州白馬祖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未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

啟

禪師

益州北院通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潭州寶蓋山

高安白水本禪師

澧州欽山邃禪師

澧州欽山邃禪師



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豈可輕
桔於律儀耶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
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
遂造焉洞山問曰闍梨名什麼曰道膺洞山
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道膺洞山
曰與吾在雲巖時抵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

是祖師意洞山曰闍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
忽有人問闍梨如何抵對曰道膺罪過洞山
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
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
之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
山曰阿那箇堪住曰阿那箇山不堪住洞

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也曰不然
洞山曰恁麼即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洞山曰
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
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
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
洞山曰鹿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

師曰昔南泉問講弥勒下生經僧曰弥勒什
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
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
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未審誰與安字洞
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梨師合醬次洞
山問作什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

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
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
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余洞山許之
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巖
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
是苦向此袈裟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

謂衆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
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座不屑平生行脚不
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
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
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
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

俱是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可觀上座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必閻梨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庠和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

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却門間馬祖出十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間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

四
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躋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禪答云心外有法應墮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竊問閻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

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寺時如何趙州云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大十六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

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歸曰只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

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

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出尊有密語汝若會
迦葉不覆藏僧問才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
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
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
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

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
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
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
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
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直至敲疊
打鼈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

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徒衆常及
千五百之數南昌周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
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寂
後方便敍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
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堂存焉勅謚
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
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
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
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汝疆爲
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
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
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
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盛會洞山
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閻梨名什
麼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
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

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
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
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
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
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
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

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
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分也師
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
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
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真師
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
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幻本別云不真曰當幻何
顯師曰即幻即顯幻顯別云無當曰恁麼即始終
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
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當
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
師拯濟師曰銳闍梨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

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脣玄覺云什摩處
是與他酒喫處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
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
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
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
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

七

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
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功夫人問
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
曰過手來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問魯祖
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
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

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
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爲
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
含萬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
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
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

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什麼？
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
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
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向什麼處？
顯師曰：昨夜三更床頭失却三丈錢。問日未
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

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
事。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
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師問疆德上座曰：菩
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
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
大教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

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
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
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
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
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
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

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勑旣行諸侯避道。東
齊云
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爲復別有道理還
忽然問上座這僧舉問曹山伊還有會處麼
少別作麼生甚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
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
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衆獸
近不得。爲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

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
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曰：擬殺何人
？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遇本父母作麼生
？曰：爲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
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
八

曹山老漢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什麼
人？師曰：第二月日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
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
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
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
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僧曰：

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
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日前來為什麼
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
枯木上更採些子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時如何師曰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
道荅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觸體裏眼

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
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體裏眼睛石霜云猶
帶識在師因而頌曰 枯木龍吟真見道觸
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
濁中清 其僧復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
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曰
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
未有一箇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曰
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
機曾無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
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
和尚山巒頌一首荅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

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
曰曹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九日爲一夏
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七
門人奉真骨樹塔勅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住云中洞山亦初問洞山价和
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閻梨足下煙生

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齊進語云終不
玄者即步到暨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
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問佛入王宮豈不
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
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
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
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
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
風範師曰是閻梨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
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
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滿
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

因叅翠微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舉前話開洞山云聞梨爭怪得老祖師來也東禪齊云此三人草宿僧眼譖還有親跡也無若有阿那箇親若無親跡在什麼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

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精也流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摶衣八念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

餘衆法無虛席上堂示衆曰夫叅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

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悟去師在翠微時間

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間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

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底生會無祖師意底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

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間無邊身菩薩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

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隐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間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此問最好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難得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上座東律森云是什麼是問訊與十二時中是什麼時即問如何得

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識眼別云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隕于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時第一座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

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間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万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麼

生曰反及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什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

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天枯一日車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這箇是什麼神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爲榮枯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

圓一晉州二房州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爲之塔

京兆魏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脩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蝦蜋以充腹暮即卧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魏子

和尚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遷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蒲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

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麼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

十三

師曰道者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群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云

後洞山師慶禪師號青林和尚亦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

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筭价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裁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 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

翁喜只此人是第三壘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錐撥破腦頂上灌醍醐。

翻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問父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底。蝦蟆吞却月。

什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為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干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示即勿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昧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云：是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云：不奈向僧云。

恁麼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香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警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來平

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

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號華嶼人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含玉鑲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喫茶去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腳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尼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

十五

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爲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踢不着曰恁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箇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

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標則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異日師又問夾

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云是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師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柱杖師便下去洞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

洞山曰通閣梨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省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纏繩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是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圍削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涅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無心舉得千般萬

般只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

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剥剥地問一搥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滅後勅謚證真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

十六

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耶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阿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

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啞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松搬樹否曰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生

山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爲

開梨一人荒却長生此也玄沙聞之曰然師觀後來緣不備果如十和尚所談僧問如何

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峯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鍾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

煙滅 撫州疏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

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齧鏹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燈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疏山老漢僧無對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

不得師舉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愁道者作麼生會愁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愁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慚病僧意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閻梨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

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苦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大陽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

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叢四腳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寨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

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

山嚴頭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眾前自省過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

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

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爲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

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箇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鴟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

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繞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

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

十九

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繞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

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沈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如巖頭頻召與語徵醻無忒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卧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炙瘡上更著艾焦曰和尚

又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統衆巖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祖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費也師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為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

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嫗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錄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九

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遍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

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閻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升坐。斂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間白毫光。照万八千世界。如

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間。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

三十一

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尔而寂。福州香谿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

迦葉上名衣 披來須捷機 縱分招的箭
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
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起示之曰山
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
針線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
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
諸佛心印什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
摩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得問如何
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

是離垢底人爲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
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就
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孤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傳之子如何歸
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
師曰我道你鉢孟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
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
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
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
端嚴曰爲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
求火則師後參法 啟金陵報恩院問如何是畢鉢羅
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
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一住僧問攬長河爲酥酪
變大地爲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
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
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

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万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僧問隨緣認得時如
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
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陝府龍峻山和
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
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

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
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不
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
行俗上能乘力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
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
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問行盡千山路玄機
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
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
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

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
起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
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
天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
光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

峯巒猿鳥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
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
師曰也是兩頭遙洪州泐潭明禪師一
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
時牟和尚對曰大眾請師乃上法堂問非思
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
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禮三
拜僧問碓擣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
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毬毬
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
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筋曰
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

曰旣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鉤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万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僧問如何是直截

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芳芳師傳何葉師曰

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業連枝秀華開處處芳吉州禾山無般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真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峰許入室一日謂之曰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

廿五

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廊闕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誠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未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閣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一勝槩遂棲止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閩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鍬意作麼生師生師曰汝问我曰玄沙踏倒鍬意作麼生師

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
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
與闍梨道一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
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爲知己器
身曰爲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
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

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間
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
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
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
破著問已在紅焰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
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
打手中行剗草和尚趙阿那頭師曰什麼處
不赴曰恁麼即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
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
令侍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
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爲立生歲
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牟

和尚問如何是學人着力處師曰正是着力
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
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舍
歸院泉問去甚處來師曰燒舍來泉曰火後
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鑛不入泉許之後居六
十六

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
師曰待汝一纏斬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
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梨
千聖亦近不得人間承聞南方有一劍詰如
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
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

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
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
文殊正作闍曰正作闍時如何曰不向機前
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
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什麼不垂手師

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

喫毛魚 彭州天台和尚

先住天台問古佛向什

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

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

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歲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云開佛眼時如何

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

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

曰古紫不爲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

迹問如何是教師曰具葉收不盡 新羅大

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

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

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爲什麼當不得師曰體
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

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
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
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卷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于末

造鉢覩

胡典陝失弗泐臘斗古患桎梏

箕下

始沃倭島禾痒以兩

反音羣鉗其廢攢祖九鍊

殊焉盡也

反音鑿黑各轍直列銓且緣掇都

金鏡僕

反音鑄古益鑛

反音撥桑葛岑鋤

瓦齧鍔

木反下燧

火反戈

芳無苦音

音闇箭昇反諸碌

火反焰

反呼禁反合口菩薩

音闇充苦莞

火反彌

反呼禁反合口拓

火反亂確

火反釘丁

反呼禁反合口鑄

火反亂確

火反郁

反呼禁反合口鑄

火反亂確

火反鑄

反呼禁反合口鑄

火反亂確

火反鑄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纓八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纓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

人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

杭州龍冊寺道憲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